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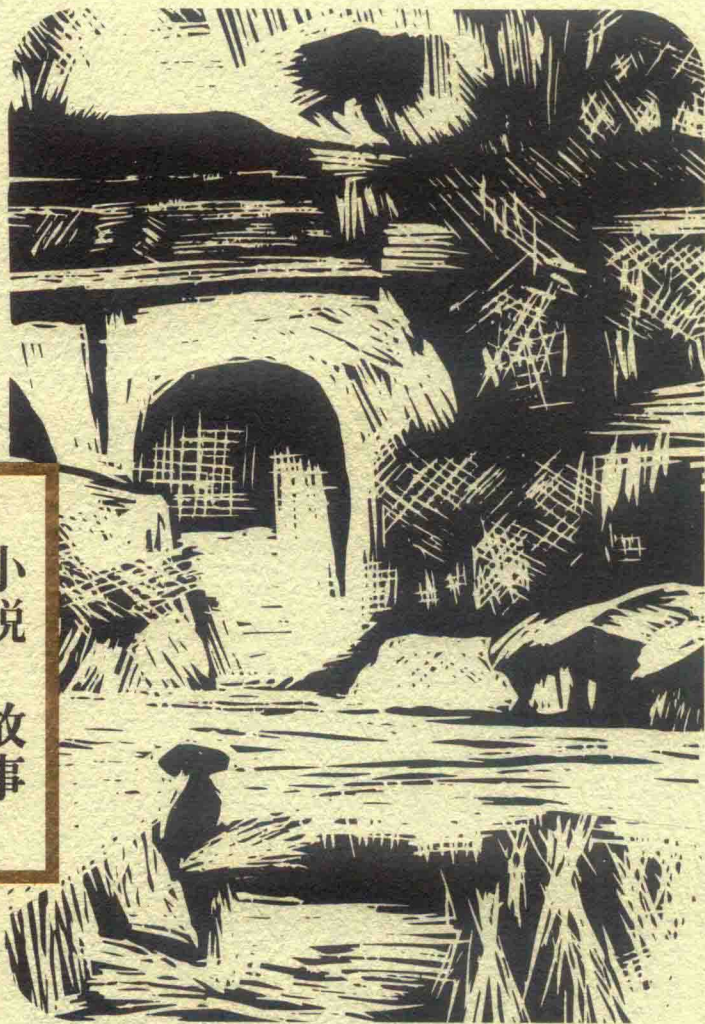
赵树理全集

I

董大中◎主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小说
故事



更多精彩，请关注
北岳文艺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更多精彩，请关注
北岳文艺出版社官方微博



更多精彩，请关注
北岳文艺出版社天猫官方旗舰店

赵树理全集

1

小说
故事

董大中◎主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太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树理全集: 全5卷 / 董大中主编.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378-5621-8

I. ①赵… II. ①董…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4597号

书名: 赵树理全集

主编: 董大中

出版人: 续小强

策划: 古卫红

项目统筹: 陈学清

责任编辑: 陈学清 史晋鸿 赵勤 李向丽 赵雪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封面版画: 周一清

印装监制: 巩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总字数: 2 268千字 总印张: 163

版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621-8

总定价: 698.00元(全5卷)

出版说明

本次出版《赵树理全集》，是第三版。第一版是自一九八六年起陆续印行的，第二版出版于二〇〇〇年九月。以上两个版本基本上相同。这次做了较大的增补，也删去了一些篇目，主要是作者根据其他文本改写的，也有误收了伪作的。新增的篇目都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价值或史料价值。仍有几篇佚文未能征集到手，只有等待来日了。

本书采取分类编年体。全书共分五卷，第一、二卷为小说、故事，第三卷为剧本、曲艺，第四卷为诗歌、文艺批评，第五卷为政论、杂谈、书信，原来的附录，有的编入有关部分，有的删去，不再保留。

本书为校注本。凡有几种版本的，尽量找到各种版本，予以校勘，然后以作者手定的一种版本为底本，注明其他版本的不同之处。对词语的解释，限于专有名词和读者不易弄懂的方言词。凡有作者注文的，均保留原注，并做说明。注文力求简约。

题注说明发表情况。作品发表或出版时署名“赵树理”的不加说明，其他都予以注明。

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和资料的残缺不全，作者早期作品中错讹较多，原刊看不清楚的，以“□”号代替；明显的漏字，加“[]”补入；衍字加“〔〕”修正；极个别不妥当的字眼，改为“×”号，不加说明，凡作者使用

“×”的，则加说明。

本书最初编辑时，曾组织编辑委员会，由山西省作家协会和北岳文艺出版社两方面的有关负责人组成，山西省作家协会负责编辑，北岳文艺出版社负责出版。当时确定由董大中主编，特请山西大学郜忠武先生和吉林社科院李士德先生帮助编辑。本次出版，不再组织编辑委员会，由董大中独自编辑，任主编。

本书在编辑上如有不足之处，敬希指正。

二〇一八年三月

目 录

小说 故事

1929年

- 悔 3
白马的故事 11

1933年

- 有个人 15
金字 32
糊涂县长 36

1935年

- 盘龙峪 40
忧心的日子 52
过差 54

1936年

打倒汉奸	56
------------	----

1940年

喜子	64
变了	68
老头儿挥泪掘尸	72

1941年

陪黑鬼打牌记	74
探女	76
“帮助”	78
再生录	80
“我够本了”	94
“红红”和“黑黑”	95
抗日根据地的打官司	97
吸烟执照	99
二木匠	101
李大顺买盐	103
魏启明	105
“你索”寓言选	107
欢迎朱总司令	110
李二嫂的炉边闲谈	112
不堪造就	114
毛驴和鞋子	116
“治安军”搜查记	117
忠孝两全	119
李克仁妙计留如意	121

警察和警犬·····	123
照相·····	125
大了再吃·····	127
闻风而逃·····	128
拽梯郎君·····	129
骂老婆·····	130
“不是我的部下”·····	132
匪在哪里?·····	133
地雷和烟袋·····	135
放羊老汉谈“招呼”·····	137
红绸裤·····	139
豆叶菜·····	142
1942年	
假关公·····	144
1943年	
小二黑结婚·····	148
李有才板话·····	163
1944年	
来来往往·····	201
孟祥英翻身·····	206
1945年	
地板·····	219
李家庄的变迁·····	225

1946年

催粮差	332
福贵	340

1947年

刘二和与王继圣	352
小经理	399

1948年

邪不压正	404
“关公”制住“周仓”	438

1949年

传家宝	441
田寡妇看瓜	454

—— 小说 故事 ——

1929年

悔^①

“本校示：照得高级科一年级生陈锦文，品行不规，屡惩无悔，着即开除名额，以戒效尤。切切此布。”

这一块牌示，在他脑子里死定着，使他失去一切意识和感觉，从离家二十里的明达小学奔回家来。

狂风呼呼地怒号，路旁的树，挺着强劲的秃枝拼命地挣扎。大蓬团不时地勇往直前地在路上转过，路旁的小溪，两旁结成了青色的坚冰，大半为飞沙所埋没；较近水心些儿，冰片碎玻璃般的插迭起来；一线未死的流水，从中把这堆凌乱的东西划分两面。太阳早已失却了踪迹，——但也断不定它是隐在云里，还是隐在尘里。

他从下午一点钟从明达小学起程，现在刚走了十余里。学校那块牌示，在他脑中已不知循环了多少次，尤其使他不能忘却的，是牌示上面他的名字（陈字）包含怒气一个大红朱点。狂风卷着风沙狠命地摔在他脸上，虽然他使用小手时时掩面，但这都在他意识范围之内，他只觉得：

①原载《自新月刊》第5期（1929年11月出版），署名“赵树礼”。

“本校示：照得……陈锦文……”

他脸上突然受到极酷刻的刺激！好像无数针尖的锋射——遂使他的感觉从那块木牌上移向到当前的环境上来：呀！满地撒白米似的布满了霰点，天空出现些变化无常黑白不均的旗团，远近望不见一点人影。“呀！快跑！”他这样鞭吓着自己，把嘴张到最大的程度喘着气。他自己的村落，已呈露在面前了。这时天色已全部变得灰白。雪片鹅毛般的飞扬，地上好像铺了一层厚毯似的，他脚下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他的腿已软了，鞋袜已经湿透了，他恨他的嘴不能再张大些，尽量地送出这口悒郁之气。但因为看见自己村落的缘故，他的步度更加紧起来——虽然他的腿已软了。

刚跑到村口，他忽然停住脚步，喘息着寻思着：“从街上走不是要碰见人吗？要问我‘回来做什么？’……呀！不对！”他的家在村东边的人烟尽处。他最后决定从村北边的大墙外边的田间走，于是他便在绝无痕迹的田间雪上独辟蹊径，“跑！快跑！”他仍想着。

他跑到自己的院门口，看见门窗掩着，于是便伸手先推门。但是一伸手，使他打了一个寒战，蓦地把手缩回来，两条腿不由自主地退下台阶。另一幕心事，又在他脑中拉开了：“爸爸在家吗？好歹他不在家吧！设使他要在家，他一定要问……呀！无论他怎样问，我都没有答他的话。也许他不问吗？不！他一定要问，还是先到窗子外边听听……”他这样想着绕过了邻家的屋角，转到东边山墙后边的窗下（这正是他父亲住的房屋）。他听见有人正在咳嗽（凭了他的直觉，是他邻家何大伯和他父亲聊天。何大伯是老人的别号。因为他常在别人家里谈天，差不多是他的职业，所以村里人无老无幼都叫他何大伯。于是“何大伯”三字，便由称呼而变作别号了。）

“现在的人，实在神奇。”何大伯道：“几百里远就能说话，一天就能走几百里路，这些不定给那些有福人预备下的。可见真主快要出世了。”

“唉！别这样说吧，何大伯！”他（陈锦文）父亲把头扭了一下，便郑重地说：“别给了人家听了笑话。”

“我不信没有真主还成？”何大伯执拗着。何大伯和人家谈天的材料，大半取自这里！虽然自己也并不完全相信。

“从古来说吧！”他父亲把几根短胡摸了一下，袭用了托古改制法，把民权主义引来给何大伯讲：“当尧舜时代，就是百姓们举朝廷——和咱乡间公举社首一样，人人都有选举权，后来就有人从中取利，把自己的身份抬高，硬把自己的座位当作自己的祖宗事业，子子孙孙相传起来。现在的人比从前聪明得多了，所以觉得自己是有主权的，便直截了当地不要朝廷，而大家公举办事的人……”

“唔！究竟念几天书好得多咧！什么风俗行起来，都知道是为什么……”何大伯显出屈服而自负神气点着头。

“对！不过像咱们这一辈子人还不打紧，到了阿旺（何大伯的儿子）他们那一辈子，便非念书不行了，要不……”

“阿旺我教他做庄稼吧，这孩子太笨，念书是不成的。”

“唉！这是你没有把世界事看透，到了他长大的时候，世道就不是这样了，人人都是主人。国家大事虽不是自己亲办，然而大家却都要拿主意。就是做庄稼，也不能像现在的庄稼人——什么都不懂。”

“他还小呢！再……”

“小什么！不是八岁了？已经过了入学期了，我锦儿也是八岁入学校的。”

“敢比你锦儿吗？那孩子多么透脱啊！”何大伯张大两只红眼，摇着头，身子向后微靠了些。

“啪！”门帘夹板响了一声。

“陈先生！信！”一个粗而怪听的声音。

“哪儿来的？”何大伯问。

“明达小学，大概又是明天开恳亲会啦。”

“给谁恳情？”

“不是恳情会，是恳亲会，意思就是说……”

他在窗外忽然听到明达小学的信。

“唉！完了！信里千万不是我今天的事吧！是，一定是！不是吧！不是吧！不是……”他这样的用全副精力盼望着、祝祷着信里不是他的消息，不知不觉地转过身来：夜使默默地垂下幕来囊括了大地，风已息了，树的枝干正在商商地肿起，而且继续着肿，大地死般的静止。只有绵绵的白雪无声无息地正向着睡熟了的地上堆来，除了他所立的檐下被灯光微映着而能辨出被雪堆成的一尺余高的一层白色的台阶；远处望去只觉得是一个暗淡灰白的大圈子。他也不记得灯光是几时出。他只是全身抖个不停，上下牙炒豆儿似的相击，“信里不是……吧！”

他父亲因给何大伯解释恳亲会，把拆信也忘了。何大伯便插嘴道：“你锦儿在学校依他师傅^①说怎么样？一定很好吧？”

“也不见奇！据他们先生们说：聪明是很有的，但顽皮一点。”

“顽皮是小孩子们的常事，那怕什么。”

“十三岁了，也不算小了！虽然顽皮，但他到底有点聪明，你看他这一小卷画儿，”“——搜——搜……”一阵声响。

“哈！是好呀！怪有意思的！你看这儿猫儿多么有劲呀！”——搜——搜……“这张小字也是他写的吗？写得多么齐整呀！”

“我看！”——搜——搜……“这是他的作文，作得倒还不坏，我来念给你听：……”

他自听着他父亲说他顽皮，他觉得自己的心坎好像被什么塞住，如一张白纸似的发起怔来。——“顽皮”。唉！幸而爸爸没有拆开信，……但是他终能不拆吗？……不，他要拆……我的确顽皮——我把……足球用剪刀冲破；用纸画成一只狗，写上先生的名字，……一大堆顽皮的事涌上心来，遂使他继续想——我为什么做这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他这样继续想着，可是何大伯和他父亲看画，说话，他虽然都听见，然而不大注意，反听到他父亲念他的文章给何大伯道：“‘自立——陈锦文’，上边是题，下边是他的名字。”使他脑子里又打了一个旋儿，想到这篇文章上

^①师傅，又作“师父”，即老师。

来。这一篇文章，他记得很清楚，先生改罢了课堂发卷的时候，很夸奖他这篇小文，说“……将来很有希望……”一张红格子纸，又在他眼前电似的晃了一下。

“以下便是他的作文了，”父亲继续说道：“‘我们青年人，无论吃啦穿啦，都是靠着父母，但父母不是终身可以靠的。’终身，就是一辈子的意思。”

“这我懂得。”何大伯说。

“唉！爸爸呀！别讲吧！……我疯了吗？我作这文的时候，是怎样来呀？！……”他这样想下去。

——“‘……所以我们必须趁着少年努力的向学，为将来立身做预备……’努力，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加劲’来……”

“爸爸呀！我……”他无意识地把身子转过，看见何大伯的头被灯光影在窗上不住地颤动，忽联想到在学校的时候，把球故意在桌上慢慢地滚的事来——刹那间又到本题来了。“我是做梦吗？这难道是真的吗？……”他用他冻僵了的小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又摸了摸墙。“呀！这明明是真的，我从学校里走，……风……雪……跑……”他一直想到现在，眼里早就觉得发热，已失去了感觉的面颊，此时已被两道热泪暖得发麻，他用衣袖不经意地在他脸上拭着，衣袖被泪水浸湿的部分，已冻得生革般的强硬，“好歹是梦吧！……”

父亲已将那篇小文念完，何大伯接着道：“这小东西倒有点志气，你将来教他再一步功名吧！”

“走着看着！听说现在爱华中学办得很出色，等他明年毕业以后，叫他去试试，从前我住学校的时候，也曾立志要做一番革新的事业，在社会上尽点义务；但如今哪里还行呢？只盼望他们孩子们吧！”

“到底你深远得多啦！”何大伯强作能人来回答，“……”

“吃饭！”

他自听到他父亲所说的关于盼望他的话，觉得好像有人在他头上钉了个长钉——仿佛这钉子还长，正在继续着往脑袋深处钉着。他心里只是